鶴林集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鶴林集卷二十六

宋　吳泳　撰

奏議

繳駁宣贊舍人許俊充荊湖制司參議官兼知襄陽申錄黃

臣竊惟參議官之置肇自建炎四年始其初兩浙帥府僅置一司後各路置大使及兩淮都督府川陝宣撫荊襄制置亦許並置員數寖廣其制視提舉茶鹽官其序

官視轉運使其資格或以直學士充分閫之寄叅制其
半體貌亦隆矣川陜則用劉子羽荆襄則用呂擢江淮
則用馮方查籥等選任亦重矣等而上之至於叅謀沿
而下之至於准遣皆以文臣為之而未嘗有一武弁參
錯其間項自紹定以來官名混於流品格法壞於私門
凡所欲為之官皆可由經營而得至有以祗事閤門而
濫遷機幕者物議已藉藉於時今甫更大化治朝清明
豈宜議幕之官不舉正名之典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

許堪近者特差充荆湖制置司參議官夫參議之不差武臣舊矣許堪之若賢若否臣雖未稔知其人而除命一須良法隨廢則於國家事體實有關係惟計議之職在祖宗朝則文武通差今欲乞收回許堪參議之命改正為計議官庶幾無紊官常無廢法守名正而言順法行而事興亦可以為今日器使人材之勸所有上件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王夢龍落待制李日邁知寧國府詞頭

臣聞仁宗慶歷中呂夷簡去位上欲革天下敝事故首
更用四諫絲興間秦檜既死高宗皇帝欲收攬政柄故
盡易當時言事官大凡任耳目之寄於權姦用事之時
雖依憑有淺深進退有久近而原其始之所就要其終
之所為竟不能掩天下之公議則斯人也是豈可不加
之罰也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王夢龍嘉定十一年臺官
也時故相已專國柄以其容儀龎厚氣貌深簡必不好
為異論故擢之於要除簽以貌取而不以人取也夢龍

在臺中粗號謹飭不至如莫澤朱端常等輩排擊善良然議論素卑風節不競始以利合終以利睽逮其出守婺州為帥長樂則括經界之賦以獻羨卷公帑之緡以豐巳血氣既衰貪鄙益甚若使在臺果自謹飭則必不若是狼籍也中奉大夫新知寧國府事李日邁紹定四年臺官也方東朝慶壽七十故相於正旦朝會選其名之美者為臺諫曰萬齡曰處久而日邁與焉則是臺諫以名選不以望選也日邁在臺中坦率似無城府笑譃

似少畛畦不至如梁成大李知孝等輩肆無忌憚然招賄納賂無異稠人折簡呈藁暗傷善類雖其疏不果行而譏罵之詩傳誦於人不可泯沒逮其晉長蓬山言論鄙俚冊府之士恥之將漕畿甸詞訟停壓財賦虧耗司徒之事幾弛若使在臺時稍能自植必不若是謬也今臺憲昭明正人登用前之元姦鉅惡既已屏黜則敗類之貪人如夢龍利口之憸人如日邁亦豈容置而不問若非朝廷將日邁新任寢罷夢龍更與鐫降則嘵嘵者

幸免昧昧者獲全殆非所以昭大公而厲新政也所有
夢龍落煥章閣待制日邁知寧國府事詞頭臣未敢撰
述

繳李知孝宮觀梁成大罷黜詞頭

臣聞虞帝之去凶也流於幽州放於崇山殛於羽山何
其嚴也周人之惡惡也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
何其厲也葢大明正照之時不容使爝火之有輝衆芳
翁聚之際不可使寸草之能殖此固有天下國家者所

當深監也臣竊見朝散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
知孝紹興名臣之孫東萊望族之壻委弓裘於敗壁頹
其家聲棄琴瑟於幽閨滅無天理方其苟於仕進也右
丞相府主管文字此名何官而知孝甘於為之自後寅
緣躐登華近權相喜其附已每事寄以腹心於是領袖
庶頑羽翼元惡内陰主殄滅君子之謀以固寵外仍掠
保全正人之譽以示恩亂是非於唇吻之間藏賊禍於
嘻笑之頃斲喪國脉耗傷民和然猶口談六藝之文動

引禮經之目陛下之欲躬勤聽斷也知孝則以承順慈親為詞陛下之欲有所除授也知孝則以尊禮大臣為請雖曰傳儒先之訓而實懷箝制之私為臣若斯不忠甚矣詩以見晛之雪比小人之陰柔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臣謂知孝當之朝奉大夫梁成大猥以斗筲之才素亡鄉曲之譽狼貪而狠冒衆惡之所無鷙悍而堅為小人之不敢觀其謟事權相也彼萬肵者特奴隸耳成大無恥行以丈呼門以恩稱傳之搢紳莫不竊笑成大

則曰要官是我為也昔御史以不呈身為髙而成大則自獻以充耳目之官諫官以不得其言而去而成大則請留以備牛馬之走以叱咤為勢焰以皺呵為威風苟可賊忠而害良率多攘臂以稱首然而色雖厲而膽薄外雖强而中汙能嫚駡士夫而不能抗郎官面折之詞能齰傲賔客而不能回官僚力詆之語所為若此又焉得剛書以燎原之火喻小人之暴惡曰不可嚮邇猶可撲滅臣謂成大當之臣嘗反復熟觀二人情狀知孝之

貪猶戍大之貪也戍大之惡猶知孝之惡也凶德參會實為羣小之宗而就其中言之則暴烈而發於外者易見陰險而伏於中者難窺也頃者陛下親政夜降御筆逆察其姦而並黜之知孝猶語於人曰所不堪者不合與梁同傳彼盗欲掩其不善而自别於善亦安能逃公朝之清議哉既而給事臺臣連有論疏褫職罷任奪祠降官可謂寬典而二人者長惡不悛知孝歸鄉創第建閣借韜藏御書之名輒斧斤丘隴之木納浦城之縣吏

作私門之爪牙武斷鄉閭逍遥精舍即其餘毒猶足以害人也今成大所居室乃宇文氏賜第邦民畏法不敢冒居成大何人乃輒白奪理田之訟索逋之牒日不下百數而猶黨姦以抗官司揮劍以拒追吏其爲暴橫猶足以陵公上也況成大偃居大廈知孝容處近畿若務涵容弗加屏絶則必能陰求復進掌握國是豈不重貽邦家之憂臣愚欲望聖斷將知孝成大重行鐫降屏竄遠方仍下紹興府追出知孝所匿浦城縣吏押送本縣

并令福州拘成大所占賜第繳還官司庶幾小人之亂
邦者知所警懼貪人之敗類者不敢為非亦足以仰稱
朝廷清明之政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貼黄

臣僻處西州與知孝成大元無間隙頃者降官命下
亦已書黄繼而參之物論咸謂罪大罰輕不能傷其
毫髮用是輒敢繳奏伏乞睿明早賜處分

繳袁韶宫觀録黄

臣竊惟元祐六年朝廷欲以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王巖叟爭之謂前執政為尚書固不為過但恐公議不容放其入來元符三年上欲以蔡京復為翰林承旨執政爭之謂京懷姦害政其黨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甚哉蘭艾不同植薰蕕不同器小人之覆出為惡則君子無所恃以為善此蓋消長屈伸之機明者不可不致察乎此也陛下更化今幾何時進賢退不肖清明方始臺臣所論給舍所繳去佞不啻拔山之難而旌招之賢幣

聘之彥猶有覽輝而未集者迺夏五月六日忽須袞龍
宮觀之命識者駭焉咸謂淸臣蔡京復作矣非但臣等
不容放其入來凡天下之公論皆不與之也彼其七八
年間再典京兆羽翼權姦凌轢善類擾累富民羅織儒
生鉤距術數萬有為昔人之所不為者使其復用則賢
者必不安於朝富者必不安於里六館之士必不安於
學天下之亂將自茲始矣或有一等邪論乃以楮會折
閱非韶之了事不能以稱提卒伍喧閧非韶之多智不

能以彈壓京邑衆大之區非諂之權譎智數不能以勝
任夫天下非少才也何獨諂而後可用哉況其前此之
政不過好行小惠以要虛名而實則無甚善狀京師根
本之撥未必不由於此陛下不快於賢者之舒徐而遽
思於能者之健決則恐一諂既進百諂如蝟毛而起紹
聖崇寧之禍階不可不鑒也玆事上關世運下關民命
中關國脉盈廷之士言語籍籍莫不深致其憂而臣職
在西省雖錄黃不過下房豈宜寘而不問且聞咨夔已

上繳章令猶未報用是輒具奏聞伏望聖慈特發睿斷
將韶宫觀之命寢免以杜姦隙以遏亂萌伏候勅旨

繳薛極贈官詞頭

臣聞昔賈誼嘗謂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而不知大體
汲黯亦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夫生亡輔弼之望而没
享孤卿之封此公義之所不赦也故少保觀文殿大學
士和國公食邑一萬二百户食實封三千户致仕薛極
蚤以法科躐升朝序國家典憲見謂淹通故自廷評致

登政路與權相相為終始者二十餘年方其在都司時
四木之謡莫匪爾極之嘲得罪於天下公論蓋不可枚
舉也獨惟楮幣一事極素號諳曉而施為顛躓政令煩
擾既失人心又傷國計辛未之冬楮嘗折閲矣然其所
出之數僅一億已上何至縛手無策而乃以舊券之貳
易新劵之一新令一行物情疑駭怨嗟之聲盈於道路
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於通衢者其失人心如此不
恤也癸巳之冬楮益折閲矣行於民間者二十千萬陛

下更化留心救弊極在西府本不當與東府事而貪於固位欲求有以自見懲艾太過恐人復以用一允二之策議已遂請捐内帑金銀度牒官誥及鹽鈔責乳香等以收兩界夫收一界可也而并其二收之所以耗國之財力輕國之名器在京十局共支過金九萬一千八百三十餘兩銀二百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諸州品搭之數不與焉如官誥如度牒如鹽鈔印造換給則又不知紀極矣夫捐金銀所以救楮而弊愈滋捐告牒官鈔所以

權楮而楮愈輕既無益於民又多損於國始謀之不臧貽害至於今日不捄止推原其故極豈得辭其責哉今公朝方集侍從臺諫兩省官議所以救楮之策上下一辭莫不歸罪於極而極贈官命詞迺過西省豈容置而不問其去國之時峻班書殿致仕之日升華亞保已極輔臣之榮而今又寵之以師臣之位當責罰而反褒當追奪而反贈其何以示天下之公哉陛下儻以其曾為樞臣稍存事體未欲奪彼生前之爵則如少師之贈合

與寢免繼自今或又有請謚陳乞恩例之類并乞下有司勿與施行所有贈詞臣未敢撰述

繳陳宗仁林介落閤降官詞頭

臣聞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不可不謹擇神宗皇帝之訓也都司綱紀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此選哲宗皇帝之命也聖祖神宗守此家法故謹簡宰掾率用士人葢謂一朝之紀綱係焉三省之政令出焉六曹之機務决焉四方萬民之休戚利害關焉儻非其人未嘗得

使參錯其間也自遠相當國凡所置屬樂逢迎之吏喜健決之才三十年間紛督政理耗傷國脉剥壊人心皆倚都曹為之犯天下之公論者不但四木之謡而已如陳宗仁狼貪出於資性俗惡形於面顔人望見其眸子眊焉已知其心術不正矣故相喜其貢謟奴僕命之宗仁自度無以取知故相故於進擬之間動輒以壊人事為得計法所當原則曲文以内之事所當行則吹毛以疵之彼嘗曰不如此則不足以為都司也因是得漕因

是除卿日有日進月有月進饋獻之目幾與倩師犒貪總珂互相頡頏逮其利盡交疎遂屏於外而猶哀鳴干郡則其為人汙鄙亦甚矣如林介以忮忍峭刻之才濟艱深巇險之智當相妾顓寵以譜系自通每四節之會遺饋致禮僕僕跪拜不以為恥人已知其所進不正矣浙西詳刑饑民蔽野而不知恤反取羸而貢羨焉遂得左司優游省闥顓務逢惡無所糾正屬當輪對之時假手館人草一奏劄不暇覲省大忤相意既而中悔朝夕

求解得免罷去而又使之尹釐畿甸善狀旣亡火政亦廢辛卯之災上而太廟下而省寺居民延燔殆盡而介也不捄太室而救宰相之私第不護三省六部暨民之屋廬而護臨安之公廨其自為計得矣其如宗廟百官何其如畿甸百姓何介罪至此雖百赦不原可也詳二人所為自合遐竄遠徙臺抨累疏僅從中罰猶未足以快公論而近者忽傳聞有陰圖召用再入都司之意若此徒復進則是亦韶之類也公朝豈應置而弗問哉臣

屬以病在告而二人降官謫詞忽下本房臣更不敢以
請告為辭力疾草奏亟以徼聞伏乞睿斷更將宗仁介
重與鐫降以杜絶貪人健吏復起之萌以培養端人吉
士安静之福海内幸甚所有辭命臣不敢撰述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繳全子才降一官録黄

臣聞馬謖違節度而敗不免行街亭之誅蕭思話棄積
聚而奔遁即正尚方之繫𥂕將帥三軍之司命刑賞一

國之精華無功而懋賞有罪而失刑非所以勸懲於將
來也臣竊見江淮制置大使趙范劾奏趙葵全子才輕
於調遠急於退師乞賜褫削以正其罪聖斷斯赫朝綱
大明將葵子才各降一官葵依舊兵部侍郎淮東制置
使子才依舊直秘閣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劉子澄等以
次行罰有差亦可謂訓章明法曲當其罪矣然臣采之
公論猶以為洛師之敗楊義則淮西之將也劉子澄則
淮西之參議也徐敏子則淮西之機幕也而子才則淮

西之統帥也首謀深入子才實倡之望風奔潰子才實先之豈有身為統帥而不能率勵將士實覘敵情汝陝之郄僅合而我師已敗京洛之功垂就而城守遽棄以至士馬耗傷糧械幾盡為之帥者尚何所逃其責哉趙范以義斷恩故劾葵與子才之罪不欲異同國家以公行法則鎸葵與子才之官當分輕重而況子才為人跅弛亡賴始因范葵得官後雖夤緣通顯范葵常意輕之暨至提兵境外才敵勢鈎則又敢於抵巇以貳其所事

其他專嗜殺戮肆為誕謾輕猥之狀不可殫數朝廷之所以不遽加汰斥者意欲責其後効爾然以若所為何能洒濯自奮如荀林父孟明視之以功補過也哉今聖策廟謨方欲外壯藩籬内實根本陟罰臧否豈宜混淆如子才之罪難與葵比所合重與鐫降或將京西制副之命并行寢免庶幾上不撓於國法下不厲於鄉民可以為行險僥倖者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再繳李知孝梁成大各更特降兩官録黄

臣惟惡惡而不能去古人以為國君之憂退不善而不能遠君子以為仁人之過今有身為法從冒天下之大惡人主黜之給事繳之臺臣論列之中舍又從而封駁之而猶得以肆焉安於其居者去佞之如拔山何其難也奪祠降官罷大罰輕遂用繳詞頭乞行鐫竄荷陛下聖明照見其惡特依所請縉紳韋布之士下及閭閻小民莫不鼓舞稱快仰嘆陛下謨斷英敏朝廷政令清明二十年來給舍不伸之氣遂得一鳴於更化勵精之始

誠為美事然邸報競傳於四方晝黃復下於西省鐫官報可竄典未加陛下御衆以寛固不欲為已甚人臣事君無隱豈能自已於言況二人者懐誕迷國曾不少悛方當氷山欲倒之時猶作泰山四維之計知孝自乞為中丞以氣使臺諫成大捞言再入臺以觝排正人使得遂其姦謀豈不重傷國脉令既擯居鄉里自合杜門省愆或創起私屋以斬伐墳林或冐占賜第而僭倣宮廟抵冐法禁欺凌善良臣已具列前章更不申溷宸聽重

惟會稽毓聖之地長樂多士之邦豈宜姦凶公肆傾擾
陛下之不欲謫徙二人者其惠小而二人之得以遺毒
一方者其害大臣非不知仰體陛下忠厚之意而必欲
申其未竄之罰者正所以發揚陛下之仁政也伏望聖
斷詳臣前後所奏别降指揮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許俊贈檢校少保詞頭

臣竊以李廣輕財愛士為漢家名將而生不列茅土之
封祭遵約已奉公佐光武中興而死不易軍侯之爵今

有邊方之帥貪暴著聞而生都顯官死極贈典是國法公議之所不赦也故武康節度使致仕丹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許俊少而很愎濟以姦回匹馬段槍但有一夫之勇貪功黷貨略無諸將之長自擢總於戎旃肆虐用於刑法討峒寇則嫉高貴朱守忠之能而鞭敲箠打至於斃亡典騎司則捃王換徐國良之過而抄估籍沒使之孤露凡一兵之粗給無爾體之不傷方當敵騎之犯淮乃擁王師而坐眎直翱翔

於江滸弗攀援於蘄黃敵既退師彼亦卷甲制使李大
東聲其違命之罪劾以懷姦之私飛章上聞俊覘得實
於是忿兵露刃突入金城屠戮我官軍淩轢我將士賀
蘭之師弗進既亡援巡之功肆元之謀不臧幾有殺降
之意實包藏之罔測賴彈壓以無虞雖示薄懲尋加顯
用及至七閩盜起數路兵交乃遣黃口小兒以當綠林
巳兇一籌不畫同列笑譏至牽紙牘之情誘殺虓虎之
將此而可忍人謂斯何然其敢於桀驁之凶亦必有所

憑依之故椎剝盡於軍伍賄賂歸於權門大臣咲於利
而莫之遑司寇撓於刑而莫之問既屈國法又抑人言
乞奉祠則進以承宣乞致仕則畀之節鉞至若投厮亞
保上通宰塗豈宜朝廷絶品之官専作債帥餙終之具
卹章之濫莫極於斯方之古人使貪詐之道則為横恩
揆之史氏誅姦諛之筆則為佚罸臣愚欲望聖慈將許
俊承宣節度使及檢校少保悉加追奪庶使凡為將帥
者皆知餙苞苴以事結託専冒嫉以希功名雖漏網於

生前必追戮於身後以激忠憤以勵貪愚其於新政實非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汪繹降官詞頭

臣聞明允篤忱共懿恵和謂之才子世濟其美者也頑嚚不友傲狠亂常謂之不才子世濟其凶者也濟美者善加益而不知濟凶者惡欲掩而自著是以操賞善罰惡之柄者必自其源流觀之則才與不才斯過半矣恭惟皇帝陛下勵精更化宣明典章錄用及於名臣之家

旌褒逮於賢者之後其所以振幽發潛惠至渥也獨惟姦諛之既死者未誅凶暴之擠惡者猶在臣職隸西省每見有傷於名教有害於國家者不敢不為陛下䟽別而誦言之臣竊見降授朝散大夫汪繹乃義端之子義端在紹興間曾為察官在慶元初曾為中書舍人彼豈不知宗臣趙汝愚德在生民勲在王室望在縉紳士大夫而三上臺疏極其詆誣一草譎詞至引劉屈氂李林甫事以相擠排不惟不能分别善惡而且欲陷正人於

死地當時論者直以凶人目之以傲象目之以奴隸目
之所幸給事中黃棠能聲其罪於紹熙之時而無人焉
秉誅姦之筆於慶元以後臣每讀國史至此未嘗不痛
恨太息令繹之不才劣於義端而姦凶極惡又有甚焉
蓋其居官也以酷為能以貪為寶席卷儀真見於論䟽
篝掃寧國形於賦詠手執告緡之令口含羅織之經凡
豪家大姓之饒於財贏於產者靡不被其毒手凶人不
足以盡之也其居家也為弟不友為長不義會賓不以

禮而以黃白之多少相誇雄褆身不以律而以丹書之輕重相譏誚一語不咸則杯酒殷勤之懽翻為寃讎一事弗協則家庭燕私之醜亦相告訐屠牛之訟至今傳之人莫不鄙笑是象傲不足以盡之也其奉權要也月有月獻歲有歲獻每一番通訊臺餽輒數千緡而四節慶遺相府動數萬計緞獻朱床既極精巧繹貢珍玉獅子尤高且大下至輿僕幹辦傾身事之弗以為恥奴隸不足以盡之也夫凶一極也傲悖德也奴隸賤名也決

非積善之家所宜有也義端之首惡既已逋誅於身後則如繹之濟惡豈宜漏網於生前頃江東憲臣廉訪來上攷其姦狀自合竄謫而僅從鐫褫則是丘山之過而毫髮之罰其何以懲貪暴而勵忠廉哉臣愚欲望陛下特發睿斷重賜屏斥或朝廷忠厚未欲屏之遠方亦乞更欲鐫降永不叙用以為世濟姦凶者之戒所有詞命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既具奏汪繹世濟其凶等事因契勘紹熙慶元間稔姦積惡朋邪醜正者不但義端一人如胡紘李沭沈繼祖劉德秀之徒尤號為攘臂以擠排故老擊逐善類者使其若子若孫頗能畏飭如蔡叔之後而有蔡仲冀尚之後而有冀缺張湯之後而有張安世朝廷洒濯而用之則固不必以世論其或狠暴貪戾有亦如繹之所為則當終身錮廢不應使之參錯州縣間蠧國傷財永為民害也臣固非越職言事蓋自隆

興以來中舍繳奏亦有論及一人而帶說三四人者故實具在用敢援此言之其於大明黜陟之朝誠非小補伏乞併賜施行

繳虞一飛獄案

臣竊詳臣寮奏疏溧陽縣虞一飛以貲得官輸賄權門請幹田事交兵縱火多所殺傷自福貲泰豐之莊繼立而溧陽之民爨於虐燄自幹辦提督之號並行而一飛之勢闞如虓虎遂令毒尉棊舟奪棺陷殺其叔於嶺外

以并吞貲財謀殺其弟於僕家以越人于貸孤人之子寡人之婦不可數計乞追捕一飛送臨安府獄盡情根勘從條施行及拖照臨安府獄案坐虞一飛所供見得虞時元是一飛親叔始因以貽務事相爭設心陷害巳非一日遂以虞時毀謗史丞相言語安申史府牒下建康追虞時禁勘又行錢計囑建康公吏將虞時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刺面配貽州牢城後因父死回歸奔喪虞一飛恐其生事報雠具狀申縣

解府再將虞時决脊杖二十刺面配雷州牢城又許押
發人私脫虞時錮身又將虞時决脊杖二十別差人押
往雷州遂致身死虞應飛係一飛堂弟因在一飛住屋
山頭造墳一飛怪恨乃以越界賣酒事百端羅織應飛
不得已宛轉親戚同共往其家懇告一飛一飛即便令
僕子捉住赴官却買別酒埋在應飛人工地内指以為
應飛所藏法司檢斷應罪犯合依條决配緣為命官具
案奏裁尋押出召保間復已身死其如縣宰章鑄遂罷

因依縣尉陳景周卒死情節亦皆一一供欵招認臣照得在禮八刑不睦之刑為先在法十惡惡逆之罪為大不睦謂謀殺大小功之屬惡逆謂謀殺伯叔父母虞時為一飛叔父而一飛敢於陷害决脊者凡三配於嶺外者凡再百計謀之不死不已應飛為一飛堂弟而一飛忍於誣告以本家之僕而執其主以别家之酒而入其罪究恨莫訴竟至身死一飛雖忝右列其初元是錢氏奴隷乃敢恃背豪横倚勢憑陵陷王官虐平民欺騙公

府殺害叔弟滔天之惡雖擢髮不足以數就令聖朝寬厚貸其死命出乎爾者反乎爾亦當以虞時之罪罪之令所配州軍月具存亡以申令看詳獄案罪大罰輕更乞朝廷別賜重作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illegible]

鶴林集卷二十二

宋 吳泳 撰

狀

進奉御書石刻狀

臣猥一書生遭逢聖主端平更化蒙陛下拔擢典司文苑有所得御札御筆御批六本久已寶藏罔敢失墜昨者蒙恩出守東嘉郡郡治有樓基頗高敞遂更葺之題爲拱極命工刻石安奉其間庶幾上有以鋪張對天之

宏休下有以揭垂經世之懿範謹裝背兩軸同臣所書
拱極樓三字頓首百拜奉表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
兢踴躍踖竢命之至

繳進明堂御札奏狀

臣被命宣鎖伏准御寶封下中書門下省熟狀以今歲
明堂大禮前期令學士院降御札處分臣以遵奉聖旨
擬撰修寫進入外偶有愚見輙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
經讀郊特牲謂祭有祈有報有由辟焉讀周官太祝謂

祝有祈福祥有求永正有救裁兵馬所謂肇禋於郊宗
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蓋海內乂安兵革不興年
至於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疆埸多事水旱間作民
居未有寧宇則禬禳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
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粤自近歲詞臣所撰赦詔
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矧今兵祲未
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毖祀一忱若保
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輒援仁

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
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炎間臣夢得所上
奏疏紹興間臣益臣近臣世將諸臣所擬赦文則庶幾可
以迓續天命感動人心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
意以為可采乞降付本院遵守施行

繳進嘉紹本議狀

臣恭惟皇帝陛下以藝祖適傳奉寧皇丕訓入繼大統
二十有二年上敬典神天內尊事宗廟夙夜永惟萬世

長策而未有繼嗣無以安天下心臣曩以非材簪筆禁
從曾取仁宗高宗兩朝故事上進丙辰之秋因陳已見
復及國本且援仁祖語王珪曰此決自朕懷非由人臣
之言高宗謂陳康伯曰此事出自朕意非因臣下建明
蓋欲陛下濬發睿斷遴選宗孛保毓深宫以待皇嗣之
降是時特蒙陛下和顔聽納不以爲忤自端平而嘉熙
歷嘉熙而淳祐凡九年矣内學既達而儲議未定臣雖
在畎畆一念惓惓未嘗忘此昔司馬光以一并州倅尚

能開仁祖養育英宗之基婁寅亮以一上虞丞猶能啓
高皇選建孝宗之議況簪履之舊耶臣因考紹興二十
八年范如圭言廣嗣建儲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
三十六通囊封以進或以越職爲如圭危之獨陳康伯
對上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
聖心感悟立子之意遂決顧恨其書止於仁宗之世而
搜求有所未盡至南渡中興以來其賢臣所言則又未
有繼而述之者臣輒不自揆竊慕如圭忠愛之忱網羅

放失會稡見聞合嘉祐紹興奏疏共六十三篇分爲三卷仍參考事實疏於其下間有管見則自爲一說以發明之命之曰嘉紹本議臣久已繕寫欲輸獻畝之忠而臣數年以來扼於娟嫉弗敢出位纔進今覩陛下更新大化收召羣賢下至微臣亦蒙簡眷俾竊祠官之廩今因表謝輙附此奏併同上件嘉紹本議三冊作一盝奉表以聞伏惟陛下清閑之燕特賜覽觀聖志既決公與大臣協議早定主計以綿億萬年無疆之休臣干冒宸

嚴罷當萬死

奏寛民五事狀廣東運使

照得本司二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淳祐十二年正月空日劄子正月五日奉聖旨令户部及江淮茶鹽所分司則用司制總諸司應有財賦病民事各令條具寛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日下遵依奏聞當巳具遵稟狀回申今來不敢泛及他事姑以本司逐年支遣軍食應辦綱鮮及管催諸郡財賦有關於民之利害者謹畫一條

具於后

一本司一年應辦諸州府推鋒軍分屯兵馬券食衣襖等錢共計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逐年繇各處屯戍兵將分上下半年差人赴司搬請本司於財計庫支給及諸郡樁留錢截撥應副軍食所係此不可一日缺者也本司所仰以給軍食者只有鹽舶司抱認墟市錢二萬貫及提舉司添助大兵錢義兵錢六萬八千七百餘貫計支一年軍食合用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兩司

應辦僅有八萬八千七百餘貫未及三分之二諸郡椿留之數不多只得東那西補近年以來本司累政動是拖下總所綱銀亦緣侵移於軍餉之不給漕計窘匱無所從出又只有丁米錢一項非民之所樂輸儻蒙聖慈矜憐遠民别作區處行下無使軍食得以病民則官有一分之寛民受一分之恵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應辦湖廣總領所荆南出戍軍兵錢推考源流葢縁南渡初大將韓京提兵駐劄廣東一時錢糧

係漕司應辦撤戍之後此項錢糧遂爲不可廢之額以一時生券而卒爲經常廣民之有所不堪久矣舊來每年起發總所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五貫文省自紹熙二年准省劄行下每歲截撥錢一萬六千六百八十貫付廣州充新招義兵三百人衣糧錢目今一年尚合解總領所見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紐買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有零團綱起發則又有火耗秤折之類與夫搬運水脚部綱官吏往來路費特支諸項數目

浩瀚無從那補舊例置場收買客舟銀子因船之大小令其供賣却免雇船上稅色就其名色雖若分商賈之利究其歸著實則爲小民之害本司嘗欲痛革此弊緣是緫所銀本太輕買銀不登盡一歲銀場之入不足以補歲額四分之一罷之誠利於民而綱解無可裨補坐是雖知其爲民害而直付之無可柰何非直無人心者拖欠照買銀省價租例每兩支錢三貫五十文陌數十年前銀價每兩只是兩貫六七百左右比之省價每

兩尚爭二三百錢故前手漕計見謂從容比年以來銀價日窮今已增至三貫五百陌而未止廣州非產銀去處本司逐時買銀起綱銖積寸累極是艱辛置場非一所無緣逐處差官只得責之吏輩未免並緣為姦近日本司覺察已將場吏張祥刺配靜江府仍鏤榜曉諭民旅訖然銀場則不可罷蓋無此場則銀兩無所從買況兼銀價日增陪貼日甚若以省價論之每兩銀更合貼錢四百五十陌一年綱觧共計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

零合貼銀頭錢三萬一千八百單三貫三陌展計四萬四百七十六貫九百二十七文省此等陪貼何所從出此項倘蒙聖慈劄付總臣以元額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照今來市價三貫五百文陌外優加搬運水脚諸項費用紐結實數庶幾官事了辦而民旅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所管財賦每年只有諸郡丁錢二十七萬五千七百餘貫綍陌一分錢八萬二千五百餘貫雖有此數

而催常不足拖欠動以千萬計外有兩司抱認墟市錢并大兵義兵錢八萬八千七百餘貫總成四十四萬六千九百餘省每年支撥總領所銀綱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餘貫諸郡上供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餘貫諸郡分屯摧鋒軍衣糧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至於本司官吏俸給客軍口券又計一萬一百有零貫總成四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餘貫而送舊迎新一司支遣又在其外量入爲出每年自有三萬九百九十餘貫未

有可支而陪貼總領所𢻹南銀綱買銀錢四萬四百七十餘貫有零起解總領所銀綱搬運水脚部綱官吏路費特支等一萬餘貫又在此數之外總此三項自計八萬餘貫本司别無科名又非如他處有鹽息酒果之類可以鑿空趂辦凡一文以上皆是取之于民況鹽船提舉司及諸郡積欠不解日見凋弊官民俱貧一至於此儻蒙聖慈軫念此項事體之窮廹特賜區處行下使不至窮竭民力則庶幾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管催十四郡上供金銀解赴湖廣總領所綱解雖辦於諸郡而銀本則實隸於本司合諸郡上供計之共當銀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七兩有奇又金十五兩本司歲支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八貫有奇各郡添貼之數不與焉以銀本而紐在市之銀價多寡自是不侔今各郡皆欠上供綱而英連韶雄其欠甚夥總所徒知責之本司本司只得責之諸郡曾不暇問其銀本之若干銀價之高下則上供安得而不欠諸郡安得

而不窘昔淳熙年間漕臣林光朝奏廣東便民五事嘗言歷年上供之害且以英連韶雄爲尤甚乞與蠲免彼時諸郡事力尚全銀價未長而漕臣之請已如此在今日則又將如何自淳熙至今又已七八十年民力何啻竭矣必欲便民則當如林運判之請令之列郡正苦於銀價之增長儻畧爲之斟酌損益亦可以寛諸郡之責令諸郡凋瘵在在築底諸郡既無所從出則只得責之縣道縣道又無所從出則只得斂之於民爲民巨蠹莫

大於此葢不如是則無以應上供之額此項儻蒙聖慈
軫念諸郡窮迫之極檢會上供錢數從今來銀價紐結
合觧銀數庶幾官受一分之寛則民受一分之賜取進
止
一民户丁錢諸路並已蠲免獨本路尚爾拘催然本路
所以斷不可以蠲免者縁本司只藉此以植立若免丁
錢則司存可廢綱觧可罷也今廣東民貧豐年尚有不
足何况年來積歉鶉衣鵠形救死不贍官司又從而拘

其身丁真可憐也又兼死亡逃移戸口日耗縣胥作弊或當銷而不銷或當納而不納詞訟日多戸長代輸破家蕩產本司雖明知其爲民害奈何別無財計捨此則無以自立綱觧軍食捨此則無所從出每思所以變通之而不得其說且如梅州一郡客丁租例納米本州軍糧全仰此米欲罷免梅州之丁則本州無米可納無以給軍食梅州之不可無丁米亦猶本司之不可無丁錢也其間有可講明者惟有申嚴州縣不得於正錢之外

過取糜費聽民自納不許攬户代納多取利息當銷者
銷不許妄催貽害户長明賜行下使州縣知所遵守儻
蒙聖慈酌量事體或於本司綱解畧與蠲減却與量減
丁錢少寛民力如此施行庶幾細民均拜一分之實惠
取進止
右件畫一開具在前若上供若銀綱若養兵若丁錢無
非切實利害既非敢有一言虛妄今恭奉聖㫖指揮以
寛之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真堯舜憂民之言而禹稷

由已之思也遠民何幸身親見之欲望聖慈特賜裁酌或就加增損或別作變通此非本司之私利實十四州四十縣之民均拜更生之厚賜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留殿院徐清叟狀

臣聞臣節以不回爲忠主意以易回爲聖威武屈之而懾富貴誘之而就非所以爲忠也震霆不歛其怒烈火不藏其熱非所以成聖也祖宗盛時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臺諫得以伸敢言

之風朝廷所以無罪言之謗元祐初元諫議大夫孫覺
論事不合哲宗聖意以二月甲午除給事中越二十日
仍供諫職建炎三年監察御史沈與求論人不當高宗
聖心以十月癸卯改兵部郎官不一日擢爲殿院二祖
風烈所以垂詔萬世而無窮者蓋樂於聽言而不吝於
改過也陛下自踐阼以來權臣柄國臺諫多用私人供
奏檢呈副封臺綱幾紊更瑟之初稍振風釆言者無所
避忌如南陽懿親北府近侍與故相所進用之舊臣不

知幾人論列幾疏閙陳矣陛下未嘗不改容而聽康色
而受也近覩御筆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忽有常卿之除
越一夕又有兼權户侍之命夫御史七品官也升而爲
五品四品官亦不爲卑矣然清叟不安於位議者不
已於言蓋以陛下素非拒諫之主而今者乃有輕去言
官之失臣爲陛下惜此舉也况聞清叟所論三事止言
其漸未嘗浚而深之夫仲舒二漸之策魏徵十漸之疏
雖武帝太宗中材之主猶能傾聽虚受之豈謂陛下躬

堯舜之聖而反爲漢唐之所不爲乎或曰清叟已鮮言職必不肯復爲既出城闉必不能再入是猶未知有元祐建炎典故也儻陛下勇於改命如哲宗高宗之决使清叟復能就職如孫覺與求之忠則美在朝廷直在臺諫不失爲聖朝盛事不然界以中舍之職假以封駁之權如洪咨夔出臺近比給舍臺諫均爲絕綱所係清叟亦何辭而去哉臣職在西省第居南臺本以嫌不當論奏事關國體身荷主恩弗容自嘿惟陛下赦原

直前奏事丐歸田里狀

臣昌陳愚悃仰瀆聖聰臣來自西州班於北闕書林史觀薦儀清要之除翰院詞垣屢玷文章之選遂陞華於從橐獲簪筆於甘泉其在孤寒實踰涯分而近者天憎其滿鬼瞰其盈三焦既不通幾成痞隔之證兩脛又病腫立有阽危之憂所以明堂竣事之初首露閒館奉祠之請暨班膺吉猶閟俞音重惟係心於順適之所則必傷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雖昔者病今者愈幸逃天

降之殃然中則昃盈則虧寧免人言之咎敢攄誠於君
父冀息影於丘園伏望皇帝陛下體天地之仁垂日星
之照察臣之心弗為於矯飾亮臣之請悉出於忠忱以
聰聽畀以惠從欲時當引去俾安鴻鴈之情身未顛隮
誓圖犬馬之報

繳奏趙汝談指摘告詞狀

臣遜遠孤蹤踈庸亡似誤蒙簡注擢貳詞垣自更化以
來至於今日凡一年四閱月粗究厥心比於三月二十

日伏准省札備奉聖旨以臣咨蘷爲瘡疾有請令臣時
暫兼行上三房詞命臣謂六押之事難於一身兼權即
欲控辭而君命所臨友誼交迫兼恐新除執政侍從卿
監郎官詞頭積壓欲爲了遣一番除授即以控還其從
官告詞臣方撰述發付本省元未書黄而權吏部侍郎
汝談輙謂告詞末語有云若卿能砥節奉公則朕亦清
心省事以爲譏諷其爲鄭損事臣竊見告命之職本代
王言既彰其美於前則必示其戒於後質之先儒具有

體制况砥節首公王尊所以爲忠臣履正奉公任延所以盡臣節是皆臣子之職分名義之大閑有不可一日越者臣初草此詞止謂近年銓選私意寖多法令滋弊不過欲道陛下之德意志慮以厲其臣中心皎然實無所諷不謂汝談以邪心猜物以臆見度人近與其子隱語私書爲人所告致招物議方此沸騰不能痛自訓飭而乃妄指王言以發其私忿且謂臣不能爲損別白以附時論照得損帥蜀四年臣於寶慶三年十月十八日

以成都路機被制司辟差入幕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祇受都堂審察之命前後幕府共十五人臣最末至歲薦蜀士共五人而臣實居其一在幕府四月未嘗不勸以正臣登周行八年未嘗輙交以私臣之本末粗有可考今朝廷行事臺諫論人汝談爲親戚則自辨可也而乃歸咎於有所戒諭之告詞無所干預之中舍何其謬迷一至於此臣於汝談每以其文字古雅齒髮老成故於陞侍講權吏侍兩詞頭頗極究意汝談身直翰苑亦

豈不知而摘片語以文欺借徽臣以分謗此臣所以不容自嘿也臣謹按汝談老至耄及氣衰識昏近者玉堂發策至謂正心誠意爲縉紳先生之迂談今此露章自辨乃以砥節奉公爲中舍詞臣之譏諷若爾則是私心邪意方可以爲學毀節背公方可以爲臣侮聖言而輕王制莫此爲甚臣職在西省致令汝談妄議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能振職然臺諫給舍均爲紀綱之地詞命輕則朝廷輕臣不敢避汝談妄言之嫌輒具繳奏欲望聖

斷亟賜施行所有臣曩者不應在鄭損幕府不應被鄭損歲薦及近者不應趙汝談砥節奉公詞命之罪乞賜罷黜臣以具狀申尚書省乞將職事歸還中書舍人洪咨夔外見居家待罪須至奏聞者

謄録監生臣曾煦